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一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兵部郎中加二級卜公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卜公既葬之三年其孤福保傳爾齊等以  
余知公涕泣請書其事於墓道之石余誼無容辭  
按狀公姓克爾德氏諱卜書庫父曰莽古代先世  
科爾沁人後徙烏刺

太祖高皇帝龍興莽公率先 義來歸  
帝嘉其誠賜田給復遂家于 盛京生子即公也

公貴贈祖若父如其官祖母索察喇氏母張佳氏皆贈夫人公生八歲失怙無期功強近之親可援託公能朝夕詣塾師讀書不倦及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時年十五克官學諸生試輒高等順治三年春授刑部筆帖式哈番明年進他赤哈哈番諳條例明聽斷人罕能及十一年擢通政使司副理事官時閩寇猖獗攻陷城邑據閩安鎮烏龍江諸所簡親王率師討之公署參領鼓厲部曲奮勇先登簿上其功居優等十五年世祖章皇帝特計羣吏以公為最給予誥命蓋

異數也十六年改副理事官為左參議仍以公居之明年大軍收雲南明裔永明王出奔緬甸居阿瓦城公署參領從公艾興阿率師窮追獲之以歸緬甸地瀕西海山川阻深所過皆箐林絕壁緣崖上下軍士困饑渴觸瘴癘者甚眾踰年始至其地是役也公之功最著康熙五年

上念公前在刑部能平反疑獄仍命為郎中掌廣西司印故事滿郎中秩正三品公自始仕至是凡五遷稔知文致之害每遇大獄必戒寮吏毋以私徇由是廷中益稱平歲餘調兵部屢掌武庫武選

職方印當是時三逆叛亂軍機秘密檄奏芻午公  
身任勤勞殫心籌畫每留署不歸十四年摧稅天  
津力革諸弊公素有知人明時總兵官趙良棟在  
鎮公察其才亟稱之後果有功 康親王既平閩  
省而漳泉海寇猶未靖飛章請益兵十七年公以  
夸蘭大赴行間時海澄猶爲賊據廈門金門諸島  
及鰲頭盤圍諸海口支黨蟠互將軍賴塔檄公率  
四鎮兵分道擊之公先登陷陣宣布

朝廷威德剽撫並施賊敗走沿海悉平既而遊氛  
西走潮之南澳惠之達濠往往屯聚公又從大將  
軍追殲之粵西餘賊劉國柱等擁衆萬餘潰奔廣  
東之清遠聚于羅子岡公提兵剪滅在軍中凡六  
載勤勞備至名聞閩粵二十二年夏班師以積勞  
行至南昌卒同行大臣皆爲隕涕三軍痛哭至失  
聲公事母三十餘年曲盡色養雖午夜自公歸必  
躬候寒燠定省不懈喪葬一準于禮教子有家法  
命讀書以承先志生平謙謹篤實秉心恪慎遇事  
當機立斷應大疑大難倉卒若素定者方以大用  
期公而公逝矣公生于天聰四年卒于康熙二十  
二年享年五十有四配牛祐祿氏封夫人子四長

福保文林郎雲貴總督衙門八品筆帖式加一級  
 次傅爾齊文林郎太常寺贊禮郎次布爾彩次朱  
 蘭布俱監生女三長適二等阿達哈哈番穆爾嘉  
 次適工部右侍郎金世鑑次適內閣侍讀趙瑛孫  
 三達喇錫監生福保出帕帕爾彩出法復禮爾齊  
 出俱幼公于卒之年八月葬朝陽門外紅門村之  
 東原爰為銘曰

奕奕卜公文武資躡籍閩海凌滇池葉榆窮塞黑  
 水湄鳥道百折天一絲提戈騰踐等崩巍取彼餘  
 孽獮刈之毋俾遺蔓蕃而滋公昔通籍官法司民  
 自不寬非公誰三綰樞綬青銅螭口籌手畫多成  
 規中身而沒未竟施甄明公行徵此辭式貽後人  
 作求斯

誥封通奉大夫前侍衛兼管參領事石公

神道碑

誥封通奉大夫前侍衛兼管參領事關紫石公之  
 葬也宛平公既為之誌銘而其仲子司農少卿復  
 請余文以揭諸其封曰誌納之幽宅於禮墓道得  
 有碑所以彰著先人之休德者先生其為之辭其  
 意摯弗能謝也公諱綽里幔字曰關紫其先本蘇

萬人姓瓜爾佳氏高祖卜哈明成化間入覲授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曾祖阿爾松噶嘉靖朝入貢襲父官至萬曆間公之祖石翰避仇廣寧家焉因姓石氏有子三人曰國柱曰天柱曰廷柱我太祖高皇帝之兵臨廣寧也天柱首先出迎國柱廷柱以城獻

太祖高皇帝嘉焉賜廷柱所御名馬自是所至征討皆從累立戰功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鎮海大將軍都統一等伯實生公兄弟七人而公為之長公以功臣子年十四即以佐領隨

太宗文皇帝經畧中原及王師入關西定秦晉南平吳楚公皆有勲藏于冊府已而充侍衛事世祖章皇帝以慎密敬勤承寵最篤晉秩參領事

今上訓討軍實以備戎伍不敢暇逸蓋先後四十年間歷事三朝靡有闕失以此人望歸焉太保公初娶何夫人生公其後

文皇帝復以趙夫人賜之何夫人恒居別第既歿而別為域兆在通州之長營故公之葬從焉以慰其母實遵公志也太保公以佐命勲賜田宅世職

累官祿入甚厚僮僕數百悉推以與諸弟論者難之其自比于漢之丁鴻薛包蓋公本以武達而醇謹質行以裨其躬以教其後人必依於古之史傳所稱其素所嚮慕然也娶李氏誥贈淑人父諱某官西安將軍李氏遼左世家淑人生有女德事兩姑間克盡道享年六十前公三年卒以康熙戊辰距生之年天命癸亥六十有六葬以明年正月癸酉李淑人祔子四人曰文晟廣東潮州府知府曰文桂丙辰進士官內閣學士擢總督倉場戶部侍郎請余文者也曰文彬廣西桂林府同知曰文楸內廷供事官女五人孫七人孫女三人銘曰石氏內徙于今三世高曾以上思皇克生原茶水芑本根滋大自少保公開國承家七子惟一早世其六皆貴今公之子四人又皆貴兄弟羣從列爵五等姻連帝室朱輪華轂甲第相望家門之盛時謂無雙而孝友忠順不驕不溢侍郎用儒學侍帷幄有年遂參與密勿初少保自以身本滿州願同滿州精兵効力

文皇帝命為精兵額真後又命為總領漢軍都統於時漢軍八旗皆統焉迄今四十餘年本旗都

統屢更矣然無以易石氏者皆異數也侍郎在內閣時與其諸父內大臣和碩額駙自陳家世上命還籍蘇萬不復繫于漢軍其寵異石氏可謂至矣去年秋扈從羽獵還拜黃羊野豕之賜公曰吾父子其何敢專君之惠其熟而薦之于廟徵賓客以餽之自古人臣蒙優渥而致其謙恭者于公父子見之矣其保世亢宗豈可量也豐碑爰樹以張余文尚其垂于永永焉

通議大夫一等待衛進士納喇君神道碑文

侍衛納喇君容若之既葬太傅公復泣而謂余曰吾子之喪君既銘而掩諸幽矣余猶懼吾子之名傳之弗遠也揭而表諸道庶其不磨然非君無與屬者余固辭不可在昔蔡中郎為人作志銘復為之廟碑者不一而足韓退之於王常侍弘中厚也既志其墓又為其隧道之碑情至無已也况余於容若師弟誼尤篤是於法為得碑於古為無戾乃更撰次其辭以復於太傅惟納喇氏舊著姓為金三十一姓之一望載圖史代產英雋君始祖諱星懇達爾漢據有葉赫之地二百餘年中國所謂北



三五五  
關者也數傳至高祖考諱養汲弩曾祖考諱金台  
什曾祖考女弟作嬪

太祖高皇帝實生

太宗文皇帝而葉赫附中國當國家之興東事方  
殷甘與俱燼

太宗憫焉乃厚植我宗俾續其世祀以及其次子  
諱倪迓韓者則太傅之父而君之祖考也太傅娶  
覺羅氏一品夫人生君子京師鍾靈儲社既豐且  
固君自齟齬性異恒兕背諷經史常若夙習十七  
補諸生貢太學有聲十八登賢書十九舉禮部試

越三年

廷對敷事析理諳熟出老宿儒上結字端勁合古  
法諸公嗟歎

天子用嘉成二甲進士未幾授以三等侍衛之職  
蓋欲置諸左右成就其器而用之而

上所巡幸南北數千里外登岱幸魯君常佩刀韉  
隨從虔恭祇栗每導行在

上前騎前却視恒不失尺寸遇事勞苦必以身先  
不避艱險退縮

上心憐之其前後賚予重疊視他侍衛特過渥已

進一等待衛值 萬壽節

上親御筆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後月餘令賦詩獻又令譯 御製松賦皆稱善久之然君自以蒙恩侍從無所展效輒欲得一官自試會

上亦有意將大用之人皆為君喜忽以去年五月晦得寒疾卒卒之日人皆哀君而又以才不竟用死為君深惜云君自少無子弟過天性孝友黎明起趨太傅夫人所問安否朝退復然友愛二幼弟與之嬉遊同其嗜好怡怡庭闈間日以至夜暇則埽地讀書執友四五人考訂經史談說古今吟咏

繼作精工樂府時謂遠軼秦柳所刻飲水側帽詞傳寫遍於村校郵僻海內文士競所摹倣然君不以物意客來上謁非其願交屏不肯一見尤不喜接軟熟人所相知必款款吐心腑倒困囊與為酬酢不厭或問以世事則不荅間雜以他語人謂其慎密不知其襟懷雅曠固如是也當君始得疾上命醫數輩來及卒

上在行宮聞之震悼後梭龍諸羌降命宮使就几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君有文武才每從獵射鳥獸必命中卒有成功於西方亦不為無所

表見沒時年僅三十一余既序而又系之以辭曰  
綿綿祚氏著于上京巍巍封國葉赫是營惟葉赫  
之祀施于孫子既絕復完

天子之恩篤生相國補袞是職蓄久而豐發為文  
章宜其黼黻為

帝衣裳

帝謂汝才爰寘左右出入陪從刀韃筆驅匪朝伊  
夕自

天子所亦文亦武唯

天子是使生於膏腴不有厥家被服儒士古也吾

徒何才之盛而德之靜我勒其封誰曰不永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敏果魏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之葬在某原有司以

天子命襄其事於是 諭祭有碑而太宰澤州陳

公為之誌銘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徐乾學

復刻其墓碑曰蔚州魏氏其先鳳陽人明永樂初

從軍有功以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世襲大

同衛指揮使其後支子遷蔚州累代隱居行義有

諱宦者為儒官尤為鄉里所推公之祖考諱九經

考諱卿為新城主簿皆贈如公官祖妣劉氏妣蔣

氏李氏皆贈夫人公李出也公諱象樞字環溪又號庸齋少讀書日誦數千言嚴重無子弟之過壬午舉于鄉偕計吏入都既至聞新城病奔歸遂遭大故時寇氛方熾士大夫為所得輒被汙公艱難喪紀奉母竄匿山谷得免

世祖皇帝龍興遼水入關定鼎丙戌開科公中進士選庶吉士館試賦詩有云上溯羲與軒而及濂洛澤慷慨天人期區區非所畫館師重之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祖皇帝初親政公所條奏彈劾凡二十餘上最後請聖躬慎起居一疏詞逼輔臣大略言

聖政維新機務孔多中外想望治平非同昔日如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盡啓沃之忠儻遠有所幸亦宜諫止 鑿輿以副保傅之責人

謂公獲罪且不測卒奉 俞旨又因災變陳言則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語侵權貴尤亟下部院科道議之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臣抗爭是非在廷為之側目卒無以折公也已丑分校禮闈陞吏科都給事中會大計鎖廳

閱冊令兵馬司晝夜周廬巡徼一時凜凜復上四  
疏皆言計典其一以為糾拾之舊制當復而言官  
不宜反坐疏下所司確議遂著為令又言言官進  
言不實第宜以考功法處分不可加以罪譴闕敢  
言之氣督撫會推宜核事實勿徇虛名又恭陳四  
款以佐

聖主勤民大政詳陳民情民食民困之大端  
皆報可會溧陽得罪坐言官不先事發六科之長  
皆斥公隨例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陞光祿寺丞己  
亥得請終養家居講求理學以躬行實踐深造自  
得為宗丁李夫人憂喪葬悉準古禮壬子服除益  
都馮公方入閣特疏薦公清能矯俗才堪辦事

上即召公公以疾辭再召乃趨朝有 旨以御史  
用八月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內陞京卿仍管  
御史事公方嚴為中外所憚四方餽遺無至門者  
公自 先朝告歸十餘年起自田間入見

今上出謂所知曰堯舜繼世臣敢不盡其愚忠其  
所言大要以謂方今俗尚奢靡人鮮廉讓實政治  
之所宜先要以制度數核名實杜欺罔定民志盡  
臣職

上皆以公言為是是歲冬十二月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拜順天府府尹四月除大理寺卿七月陞戶部右侍郎十一月轉左侍郎一歲五遷在戶部方西南用兵有籌餉三疏其略以為杜浮冒防侵漁清賦稅生財足食之正經也

上因命公同侍郎班公迪清查部庫八閱月而事竣

上嘉悅之戊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公曰憲府任重非僅言責勉為

皇上風勵百司使大法小廉足我願矣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言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為百姓留膏血為國家培元氣臣

不敢不為朝廷正紀綱為臣子勵名節 特言謂

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龍其復其官劾貪酷知州曹廷俞置諸法中外肅然九月與侍

郎孫公光祀學士陳公廷敬磨勘順天試卷因條陳科場八弊嚴立關防之法復條學政十弊舉學

臣賢者勞之辨鄙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士論快之已未春二月 內殿奏對畢

上命翰林張英高士奇捧 御書唐詩一卷清慎

勤格物大字各一幅 賜公曰

上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奏事剴切詳明不負職掌故有此賜他日 賜紫貂披領

上諭公今年暫著明年別製為卿換之公掌憲未滿歲有刑部尚書之命上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不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

皇上宵旰焦勞于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達 御覽已有澄清之機臣職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漢臣汲黯自請為中

郎補過拾遺臣亦請辭司寇留御史臺

上可其奏遂加刑部尚書留任總憲于是方上疏糾參司官劉源溺職撫臣某即日京師地大震公與副都御史施公維翰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其職地為之不寧臣不能肅風紀以脩職業請先罪臣以回天變

上即召公入 內殿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是時用事大臣為之股栗然公之語近侍皆莫得聞施公迎于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是日公與施宿署中語施云今民生困苦已極而大臣

之家日益富饒皆地方官吏諂媚上司朘削百姓督撫司道轉餽送在京大臣以天地有限物力民生易竭脂膏盡歸貪吏私橐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涌之異又會推選擇徇私不公行間將帥復無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實惠刑官鬻獄豪右罔利等威蕩然貴賤倒置皆為可憂施公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

聖明燭照何待吾言吾儕負國萬死不足塞辜明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于是朝士或謂出于公造膝所請公之密友與子弟究不知公所陳何語也公常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郝中丞浴起于徒所公所舉也其遵 諭舉廉一疏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

上次第皆用之庚申復補刑部尚書公持論以為司寇執法之官也書言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言茲用不犯于有司犯者固不可以宥而法固不可以骫也論者乃為以縱姦為寬大非所敢知若乃法外之矜全乃

主上如天之德亦非臣下之所可市恩也公立心



仁恕獨當官而行其言之嚴正如此辛酉扈從謁  
孝陵一慟幾絕賦詩至哀明年奉命同少宰科  
公爾坤巡察畿輔公以特典祇畏夙夜單騎案  
行墨吏豪家聞風斂緝為除泰甚者若而人還報  
甚當

上意公老年馳驅登頓所至案牘填委積勞成疾  
一日

上見其羸瘦垂問賜以參膏一器人參二斤公  
逾感激疾甚欲引去而口不忍言也甲子春奏事  
乾清門暈踣於地扶歸即日疏乞骸骨

上慰留乃復力疾視事子弟勸即舍少休公曰吾  
耽逸一日罪人待讞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具疏再  
請

上惜其去以詞甚迫許之令馳驛還里諭以三  
觀乃行始入賜以御厨珍饌令內臣視公食多  
少再入賜茶再入賜御筆寒松堂匾額古北  
口詩公歸因自號寒松老人云去國之日公卿祖  
餞相與感歎以為公清勁之節始終不撓固不愧  
斯稱而

天子之知公亦可謂至矣公官至尚書門庭蕭寂

度閣有書數百卷無異秀才時所增惟 綸誥宸  
章及諫草一囊而已歸後四年乃卒於家丁卯七  
月晦日也壽七十有一

天子覽遺疏為之震悼典禮有加親定謚曰敏果  
生平所著書甚多晚皆刪去存十之三合以奏議  
若干卷名曰寒松堂全集元配李氏 誥封夫人  
側室劉氏樊氏子四人學誠康熙二十一年進士  
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謚邑諸生學訥尚幼  
女三人銘曰

嗚呼魏公躬行君子 本朝以來諤諤一士彼其  
躡嚅所畏一死公之盡言亦少戇矣實惟中孚非  
以掠美公忤于人人諒公只寒松晚節徜徉田里  
秀才家風尚書門第非余頌公公自云爾

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睢陽湯公卒於位其孤以其喪歸葬之  
於某原明年以官世治行來請碑銘余不敢辭爰  
按公行狀而以余所立朝親見聞者備書銘之石  
俾揭於墓道序曰公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  
菴順治五年舉於鄉次年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  
士改弘文院庶吉士邸舍不避風雨常宴坐讀書

不妄有通謁給事中蔚州魏公象樞吏部湯陰王公伯勉皆以清節名於時每過門輒攬轡徘徊歎息乃去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議脩明史上言宜依宋遼金元史例錄南渡後死事諸臣執政詫其言疏上夜半傳 旨召至南苑人皆為公懼然世祖皇帝顧與溫語移時不以為罪也乙未 詔選翰林出為監司公得潼關道副使是時黔師屯成都漢中經略兵屯湖南關中征發四至民逃匿十二三公下車約束每大軍至使人逆之境外無得入城總兵陳德之調湖南也至關欲留公謂二萬人坐食於此勢必不支然須車載送不可強遣也於是陳檄車五千兩騎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其餘待折鏹以行公潛遣人僦車二千而令民匿車河下還報車少將軍乃謂公曰我自僦車盍畀我錢乎公曰固善顧必以人量車每車坐幾人使民知其不足而補之陳遽傳令軍中公乃出坐關門上揮士以次升車滿十輛即遣出關而河下車皆集夜漏盡四鼓悉出關無一人留者因設祖道關門外請將軍出將軍聞鼓聲大驚欲追還軍士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且

軍已出關不得入也遂倉皇去至洛陽留匝月軍變焚殺上聞而關城以公故得宴然無事未幾流民歸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以為若是兵且變督撫徵麥益急公曰吾民乏食將棄為餓殍公憂兵變獨不憂民變乎即發倉穀與兵約今歲無麥食此明年將補支若麥而若以穀償官皆喜曰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兵民賴之公莅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質者皆不齎宿糧從鄉士大夫咨民疾苦罷行之或有以私干者見公輒縮胸不得發常行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人以比之甘棠云轉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日清積案八百餘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山為盜公以書約降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計夜馳至南安設守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逃去隨請於制府用將士分屯要害五六處誠令固守毋妄動玉廷所向與兵遇遂就擒其黨亦解散公持身清潔所至欲為地方興利除弊其志甚銳其才足以濟之而一本之於至誠故上官雖時有所牴牾而終釋

不疑以有成功自潼關移任僅攜僕二人往返八千里既定大亂念封中憲公病甚即謀歸省督撫惜之例外官予告非特薦不得起公故有異母弟甫六歲督撫欲令權宜以終養請公曰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謂無兄弟而歸吾父必不樂竟以病告罷年纔三十三云初明末寇陷睢陽公母趙恭人以節死順治間始得旌公之歸也日侍中憲公及軒恭人色養備至而為趙恭人建祠于所居西偏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展拜獻欵里人私識其來時刻先後二十年未嘗少差丁中憲憂服闋造蘇門孫徵君門請受業與同志為志學會講求玩索所養日充粹官長稀見其面有同年任方伯者見郡守問公近狀守對言實未聞有此人方伯益嗟歎不已

今上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司寇魏公以公名上試補翰林院侍講同纂脩明史辛酉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典試浙江壬戌充明史總裁次年命直講筵纂脩兩朝聖訓公每日是輒正襟端坐潛思經義比入講敷陳詳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歷左右庶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居四

三十一  
月會江寧巡撫缺

上命公往陞辭 諭以朕非忍出卿于外顧江南風俗奢靡訟獄繁夥以卿耐清苦特令往撫之冀有所變革因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

上徹御饌賜之復賜 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急抵任至則文案山積數日迎 駕北渡江就舟中判決晝夜不假寐者六日而積滯盡清公扈蹕至江寧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羊酒傳

旨令逕歸署蘇

松舊積逋相仍有司不滿歲即呈誤去以故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公帑繫者囂囂公至則進州縣吏盡斥其所為且曰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不吝薦引即不能以考成罷歸猶得完身名守墳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對簿勘產反蹈若所為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誠司道郡守不得責屬吏餽金皆指天自誓曰不敢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羨費一切皆以身先屏絕請託居數月

乃劾其貪暴尤甚者去之自制府將軍下皆轉相  
 戒不受所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往來過客迅棹疾  
 去亭傳無斗粟之費吏治廓然大清公之陞辭也  
 上諭以積逋當以次漸理故公為政先謀寬民力  
 興教化培植根本為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  
 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  
 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萬曆朝  
 所加九釐餉聞有災傷弊政不問 廷議可否疏  
 立拜發亦恃

上之知其誠惻故見事無不為所告無不盡也初

至報睢寧沐陽邳州災

上為之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永蠲前二年  
 賦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  
 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賦復數十餘萬嗚  
 呼

上之嘉惠於民至矣公所以將順而宣布之者豈  
 非所為主聖臣賢千載一時者歟公猶以救荒之  
 法為未盡乃發常平倉粟及可將軍提鎮權關輸  
 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金五萬兩告糴江西湖  
 廣或謂公宜先奏聞公曰吾君愛民必候 旨往

糴民不溝中瘠乎遂遣兩同知行誠之曰若至極  
 言淮揚饑狀米斗一金令遠近聞之糴財及半運  
 還而大賈爭泛舟下江市中斗米直百錢而已後  
 歲熟償庫國帑無損而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有司  
 請報湖蕩蓮芡公駁還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時熟一報  
 部即為永額後欲去之可得乎禁遊冶驅優伶娼  
 伎嚴市肆淫辭邪說之流行刊布者禁有喪者無  
 得火化及久停柩者令下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  
 五通神者祠廟遍江南巫射利誕妄士女怵於禍

福奔走如鶩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駭已而妖  
 遂絕吳縣監生王某有奴竊貲逃出數年突引弓  
 刀二十騎自稱鬻身親王府詬罵索金錢公立擒  
 付獄論如律常熟縣奴某持其主父國初得隆武  
 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廉知大怒曰國家屢  
 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若主乎  
 追劄燔之斃之杖下廣立義倉社學聚民講孝經  
 小學月吉讀

上諭律令舊俗丕變而或勸公以講學者公謝曰  
 吾知盡吾職而已不知講學也又請為公立書院



公曰吾不講學安有書院蓋公之學主於隨處體認天理其要歸於自得而外貌夷然不自矜飾故人非久相識者不知其嘗學道也其學於蘇門也本崇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為主故於濂洛關閩之書尊信之尤篤余師孝昌先生著學統一編公曰吾當拳拳服膺京邸與陸靈壽龍其談三日夜心契其說與夫世之標宗旨樹藩籬以自炫鬻者迥然異趨唯其一本於誠而已其樂閒靜甘澹泊天性也居官不以絲毫擾于民夏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齋生日採取啖之脫粟羹豆與幕客對飯下至臧獲皆怡然無怨色常州知府祖進朝有惠政嘗落職公疏留之進朝製衣韠欲奉公久之不敢言竟自服之舊蠲漕及地丁分年帶征權要以部費為名前後索銀四十餘萬布政司屢以為請且謂民樂輸公不可請之亟公怒將發其事吏叩頭謝久乃已大計藩臬託治裝遷延無行意公曰明日不行行劾汝矣不得已遂空手入都而他部每郡縣坐勒費至二三千金不止公見屬吏必霽顏色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故其下皆畏而愛之以州縣為親民官

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是以爭自濯磨勉於為善  
 公之文告坐而言可起而行使民易從不為峭刻  
 過舉公勤於政事案牘紛煩必躬親裁決凡行過  
 公移數月後屬吏參謁面詢始末辨論明晰小有  
 遺忘命左右取原案繙閱虛公探索以求至當屬  
 吏人人感服不為苟且塗飾以邀取名譽方整刷  
 未竟會 皇太子出閣

上諭吏部除授公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至則立  
 召見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遽遣學士往賑尋充經筵講官總裁明史每晨  
 東宮直講 皇太子賜坐稱以先生講畢出預廷

議居久之命與吏部尚書達哈塔日侍 皇太子  
 上所以倚任公者甚至然公在吳時已有不便公  
 所為者以為形已之短而忌之而公將入朝時吳  
 人欲攀轅留公公譬曉之曰

天子仁聖爾民疾苦如某事某事吾當入告為爾  
 蠲除忌者以公市恩百姓談議時政又淮揚開濬  
 下河

天子遣大臣二人會督撫議眾欲停工公獨不可  
 或勸公姑從眾論俟大臣入報

天子以公言口奏唯 聖明裁擇公不得已乃諾  
大臣歸匿其辭不奏及公陛見

上問下河事具對本末大臣皆得罪以此舉朝側  
目公亦以久勞簿領精耗神疲 殿幄起居動見

扶摘部覆革職者再降調者一賴

上寬仁曲全僅鑄級而已公請養母求去不得又  
自惟奉職無狀久留不可闔門屏營席藁待罪每  
宣 旨則涕泣叩頭請死

上聞之憫然為之動容未幾遷工部尚書方受事  
而病不可為矣

上遣御醫診視疾稍間奉 命詣潞河勘楠木感

風寒歸遂大困臨歿戒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  
入井汝輩須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  
然可達天德若襲取于外終為鄉愿無益也復以  
聖恩未報毋養未終為言挽子溥手指畫草遺疏  
謝

上遂瞑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賜奠茶酒命馳驛歸以  
尚書禮祭葬公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臨事制義充  
之學問平時見為迂闊而當幾磊磊立斷馭下凜

不可以私干而所在務寬小過撫吳時蘇有高士  
徐枋居西山四十年不入城公屏騶從步行造門  
枋終不肯見公歎息而去時議兩高之其聞 召  
將去吳也百姓啼號罷市十餘日投匭斂錢謀叩  
閭不得則老幼提攜奔送自吳門至江北千里不  
絕於道其歿也無知不知皆哭曰正人死矣人謂  
公撫吳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  
襄而加之方正至其所學純粹有體有用蘊之而  
為道德發之而為事業而人尤惜其用之猶未盡  
者則有非二公之所得而與者矣其家居室無廣  
廈侍無姬媵日以讀書養親為事所著有洛學編  
二卷補睢州志二卷詩文二百餘篇公移條約十  
餘卷藏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馬氏封恭人子  
四人溥濬沉準女三皆適士族銘曰

惟湯於世寬始祖遇明之興奮厥武積功神電衛  
百戶孫襲千戶其諱庠自滁來遷家睢陽易守岷  
衛祖烈光六傳希范趙城丞子敏孫契州諸生三  
世棄武名一經尚書生也為國器性耽典籍弱不  
戲學播仁種耨以義朝出蓬山暮華陰遺愛衍溢  
留虔南華山高高貢水深歸棲子舍矢不出再返

三百十  
玉堂詎意必掌

帝絲綸預機密

帝憂南顧予汝賢公出整頓未兩年民蒸俗熙吏  
恪虔

帝曰汝婦司胄教彼夫已氏豈同調域含狙伺術  
已巧事有變遷理則那

主恩前後無偏頗千載視此石嗟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待贈禮

部右侍郎顧先生神道碑銘

吾鄉封學士雪嶺顧先生之卒也與其母太夫人

同日太夫人病先生焦憂盡悴比疾革方夜鄉晨  
去冠扱衽徒跣哭不絕聲及視含斂交手哭聲漸  
微謂家人曰吾殆將死矣復號慟遂絕於乎先生  
固死於毀也禮曰毀不危身又曰五十不致毀六  
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古者  
不以死傷生故諄諄乎言之先生年近七十節損  
哀踊以禮自制宜也先王之制禮也賢者俯而就  
之不肖者跂而及焉先生之賢母乃過於禮與余  
謂從來忠臣孝子當其至性感發捐軀絕命而不  
之顧非有所彊勉而爲之發於中心行乎不得不

然如是而已矣。今人不講於喪禮也久矣。庶見素冠庶見素韞。詩人譏之。其在於今。吾吳俗爲尤甚。君子風世厲俗。寧爲過毋爲不及。爾矣。矧過非聖人所禁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魯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秋九月。子野卒。傳曰。毀也。夫子書之。有美辭焉。此其徵矣。子臯之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斯亦禮之過者。君子以爲難。曾子責子夏之喪明。以喪親無聞。爲其罪。使子夏喪其親而喪其明也。曾子不之罪。可知矣。執親之喪。創鉅痛深。死則死。爾惡乎禁。諸先生與余少同學。相知爲深。其後侍郎貴。與余同朝。又相善也。比葬。侍郎以墓上之石請銘。余作而歎曰。先生非僅行事。應銘即其死。固宜書而揭之。爲世矜式也。其何辭。先生諱天朗。字開一。號雪嶺。世爲吳人。明初有以軍功官錦衣千戶者。居北平。先生祖應奎。生三子。季曰純。明猶襲錦衣職。入國朝。封昭毅將軍。爲順天人。是爲北宗。仲曰。謾明太學生。仍居吳。是爲南宗。先生考也。太學娶某氏。即先生母太夫人也。生二子。先生爲伯。甫童。卅則見端。序長。彌謹。重目不左右。

顧為邑庠生曹試輒拔萃名聲垂延順治丙戌試棘院長洲令田君得卷首薦以為當元與某推官爭不得遂忿然作色曰寧已之乃落副榜既而田亦自悔自此蹭蹬益無所遇庚子至京師選入官學教習勳舊子弟已酉復試北闈儕流皆先後掇第視同試皆邈然少年先生益不自得會長子侍郎領薦愾然曰吾乃今可以休矣蓋自先生為諸生至是凡十踏舉場丁酉癸卯闈藝俱呈薦卒被格主司先生自幼績學工文辭務自刻削立節槩一時名人魁士皆詣門請交揭德振華為流輩慕

尚余兄弟與吳中名士少日為文酒之會先生皆與焉然先生器局凝重不妄交游獨與余輩三數人尤相結先生篤於內行羣從子姓勸飭指誨竭盡誠款家門雍穆雖僕隸下人居恒不加訶叱迨侍郎累踐華要臻卿貳杜門甘澹素不異舊常不涉非分纖芥宦吳者輒歎先生家範之謹三舉鄉飲大賓所編集有易春秋三禮諸說所有詩文集各如千卷藏於家初封翰林院編脩晉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脩撰晉封翰林院侍讀學士生以天啓四年甲子歿于康熙二十九年

庚午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某阡配陶氏初封安人晉封宜人子五沂癸丑進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沆例監生溥戊午副榜貢生官學教習宏庠生澧幼孫四楷仁丁卯順天舉人植義太學生侍郎出乘智溥出柝讓滋出曾孫一文煥楷仁出女三孫女五曾孫女三先是侍郎與余同倬直數言我親老欲乞假省覲先生家書屢止之以為幸年未耄侍堂上無恙不宜廢公顧私幸重眷余之請告也侍郎過余曰一月後請急歸矣余出國門侍郎先與諸公集餞郊外塗遇侍郎自都亭入方以祖母訃趨還邸中余遣人唁之則曰吾憂我父至性不勝喪也明日而先生訃亦至矣一時議禮者謂侍郎應否承重余考賀循喪服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虞喜則云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為苟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由此推之受重者服亦重賀循之言為未審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制祖母承重與祖同太夫人捐養既小斂未成服而先



生卒侍郎以適孫為祖母後其何能不重侍郎熟習掌故其居廬也有事于太夫人几筵曰承重孫有事于先生曰孤子合禮意矣銘曰

日公和光而獨揭揭謂已介特而不劇割罔嘆於嗇罔盈於豐削類砥光不繫其逢禮廢權制淪胥日流曾不禽若躅躅啁啾雞斯徒跣隕於一哀疇顧有涯弗申無涯性至行難人苟欲繩曷考聖謨載徵斯銘

太常寺少卿高君神道碑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辛巳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高君卒于位九月君之喪歸自京師次年四月祔葬松江府城南五十里之張堰贈通政先府君之兆孤騫具狀請為隧道之文君嘗問業於余余為一統志總裁官實舉君共事余不得辭為詮次其始終序曰君諱層雲字二鮑號謬苑晚更號菰邨先世自宋南渡居上海既遷華亭四傳至贈翰林院檢討諱承祚於君為祖崇禎丙子鄉試副榜貢士諱秉藻君之父也君既貴貢士君得贈如子官太夫人金氏楊氏皆贈恭人君少時前後母及貢士

君連喪居望室日久哀悴中負土營葬既畢事而家日貧貢士君在時故以隱陋守志又不欲君治舉子業而時所重皆場屋文字苟且塗飾耳目者君獨刻意為詩古文詞益貧不自聊又迫賦役坎壈失次遂策蹇驢入京師

天子方幸學釋奠君泚筆作臨雍賦見稱于時未幾由秦入蜀歷關河棧閣之路留蜀二年策滇黔必亂勢將及兩川乃亟歸放船濫瀕浮江而下抵家而吳三桂反川塗梗塞人咸服其先見康熙十四年乙卯再至京或勸君習舉子業君曰是不難

鍵戶百日遂領京兆薦明年成進士故事進士釋褐待銓者例得分校鄉試戊午遂與是選又二年授大理寺左評事甲子典廣西鄉試還朝充一統志纂脩官是時君官廷評六年矣意所平反或與卿貳不合必力爭之或不得則為兩議以上輒如君議

天子察知君可用因考選親試乾清門稱旨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尤務持大體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文皇后上賓有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左門

外諸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以次環坐內閣九  
卿科道同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從諸王長跪  
移時武定李公年最老起即踣地君銳然曰是非  
國體即日抗章彈奏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  
獨集議國政異時無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  
朝廷况永康左門乃禁門重地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

至尊居廬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  
士爲輔弼大臣固當自重諸王亦宜加以禮接不  
可驕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體書奏舉朝皆頸

縮

天子用君言下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後凡會議時  
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又糾正黃旗  
漢軍都統張所知用君言降調由是衆皆畏憚是  
年夏五月有事於俄羅斯國擇遣臺省漢官二人  
隨大軍往方廷議時同列並抑首伏氣不敢復前  
君慷慨請行事雖不果舉朝偉之六月京師亢旱  
勅議應行因革事宜於時江淮間方行屯田事民  
大擾君請急停以蘇百姓大臣主其議  
上嘉納之遷通政司右參議即日轉左未一年又

遷今職君於郊丘廟享諸典禮無不明習其令式時

上憂旱甚社稷山川之祀祈禱無虛日君黎明赴壇虔共即事雖流汗浹體竟日不見惰容以此益受

上知而精力漸憊矣亡何病作甫五日遽卒

上臨朝歎息年五十有七衆皆惜君不究其用也君爲人倣瑰瑋好大節不爲姘姘細謹在班行中進止有儀人皆目屬之博覽強記爲詩文痛嫉俗學之陋追古作者有改蟲齋集若干卷工書及

畫善賞鑒平居簾閣據几圖史古玩雜陳意灑然自得持縑素請者率滿意以去曾以書屢被獎在太常時御

上嘗諭卿席爾達曰爾衙門政事頗簡可語高層雲留意書體嗚呼君之結知

主上者雖不在一材一藝而人以是卜

上之屬意用君矣君性豪邁不問家有無有輒散盡不侍餘身沒妻子幾不能自存配吳氏明戶部主事諱嘉胤之孫女子三人長即騫次駕次馭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高氏自檢討公來本貴盛遭

時鼎革家中落君以布衣走輦下十餘年間連舉  
順天禮部兩試位至卿寺文學節概聞天下雖將  
用復蹶抑可謂難也已銘曰  
彼美一人申浦之濱奮自孤特卓爾不羣力學嗜  
古負氣懷奇連蹇乃通豈曰莫知諫垣抗論大著  
直聲骨鯁者奮便媚以驚一歲再遷恩顧日渥納  
言靖共秩祀儼恪  
帝簡厥心將授事樞未究其施中道云徂鬱乎松  
阡君昔手築先公在焉窆附宰木宛宛彼丘轟轟  
其石著德與功昭示靡極

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孫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為我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德清孫公之  
墓公年少登朝荷

聖主眷遇居則侍奉螭陛出則陪扈鑾輿獻納論  
思渥蒙 睿賞既銜命治河相度疏濬將次第成  
功而朝議停罷公左官仍居翰林

天子念講幄舊勞旋授內閣學士踰月以疾卒官  
奏聞

上臨軒太息賜祭葬如禮余與公同擢第同官翰  
林記注 起居同被命教習常吉誼若兄弟公之

撤瑟也召余屬以後事口占遺疏俾余書之余悲不自勝轉娶未行余與諸同年生數往哭焉今窀穸有期介弟在中與孤子見行輩具狀請銘其隧道之石余敢辭按狀公諱在豐字此瞻湖州德清人孫氏遠有傳緒來遷自八世祖永昌始居歸安之菱湖里祖考諱懋果邑庠生祖妣施氏父名焯郡庠生妣沈氏繼妣吳氏及公貴累封父贈祖皆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累贈妣贈祖妣皆淑人公充頤廣穎清姿玉立甫韶稚嶷然如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登癸卯浙江賢書越七年中庚戌

南宮試殿試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國史院編脩本年充日講 起居注官壬子順天武鄉試主考尋陞侍講癸丑會試同考轉侍讀又陞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子假歸省旋遭太夫人喪服闋補原官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遷翰林院掌院學士充 經筵講官教習壬戌乙丑兩科庶吉士主壬戌武會試乙丑會試既遷工部右侍郎以總裁

太祖實錄告成加秩支正二品俸奉 命監脩下河逾年轉本部左侍郎以河工議與在事者不合

撤歸降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旋除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卒于位公為講官最久每講畢舉經書粹義參以己意凡有關治道足為黼座獻納者敷

陳 御前從容剴切移時方進

上常動容嘉歎其他造膝之言多所啓沃不盡記五鼓趨朝晡時還邸日以為常

天子念淮揚鹽城興化諸縣當河下衝民苦昏墊慨然欲疏洩脩治之公受命夙駕疾馳晝夜閱眎泥行露宿不遑啓處凡地勢高下施工次第犁然於心乃條奏請行之 詔報可於是岡門白駒

丁溪草堰諸工先後庀事畚鍤雲興百役受功岡門工先成餘工亦綜治過半廷議遽撤公歸然公固已功高心苦公夙負文名三主鄉會文武試兩掌教習所甄拔造就皆一時俊髦公生當 盛世天子右文重儒所以眷注公者甚至其為編脩也與庶吉士同館課肄未散館例無擢領他職者獨公即充日講 起居注官其為侍講也領日講如初講官八人以次倅直

上獨命公與掌院孝感熊公常直熊公入內閣舍弟與澤州陳公文敏葉公繼之皆與公同進講不

在儼直之列其即吉赴 闕也故事詞林自宮僚

以上有定員公需次侍講學士亡缺

上特命公就職即日侍 起居不限常額詞臣出

貳六卿非吏禮二部不得兼翰林銜

上特命公兼翰林院學士即其左遷之日應授散

僚

上獨令居翰林皆異數也公具才敏贍每應制賦

詩援毫立成嘗扈蹕遊南苑翼圍之內有麀鋌走

上目公以 御用弓矢授公射公射得麀遂以

賜公顧謂諸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材也 廷試武

進士

上復命公射射連中

上大悅語侍衛是固曩日射麀者也壬戌

上以滇黔蕩平謁告 山陵公扈從遠出關塞過

松花江載筆紀述時時被命有所撰著立就甲子

冬

上幸闕里釋奠畢 命孔氏子孫講書擬進講章

命公改定

上座行宮令侍衛倚待夜半進呈

上披覽喜曰此方是講義體又扈從南巡車駕至



蘇州

上語內大臣孫在豐家湖州去此不遠可一往省  
 親時公不離 清蹕承顧問跂望庭幃咫尺猶不  
 敢奏請及奉 旨感激涕泣瀕行復奉 諭汝來  
 不必至江寧第於淮揚詣行在其金陵名勝有應  
 留名處汝係從官必為爾題名也公歸省居二日  
 疾馳從 駕還前後 賜兼金文綺貂裘披領鞍  
 馬珍饌非一蒙被知遇錫予便蕃出廷臣右下河  
 一役出自

聖慮公以親信特命董率徒以漕河兩臣持論不  
 相下朝議紛紛遂有齟齬公者然

上意猶念公前勞今復居 禁近公自度與時左  
 趨危疑艱軌又以兩年督視畚鍤辛苦特甚未久  
 疾作矣嗚呼公持身慎密居官勤敏加之

上所親近寵遇非常宜無所得過乃猶不免悄憂  
 顧慮盡瘁殞身詎不重可慨邪公孝友醇謹出自  
 天性丙辰歲循俸當陞學士聞繼母病急請省視  
 弟在中善屬文撫愛倍至與人交必以情里黨戚  
 友賴周卹者甚眾所著明史諸帝紀及制誥諸代  
 言之文副在史館他如周易尚書四書通鑑講義

扈從筆記東巡日記下河集思錄尊道堂詩文各若干卷藏於家公生以順治甲申歿於康熙己巳享年四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陽山賜阡配吳氏贈淑人先公卒子五篤行見行學行參行篤行早亡銘曰

恩數匪替賁於重泉鬱乎陽山孫公賜阡公在左

右 御席輒前屢頷

帝頤嘉言勿宣遠陪豹尾密侍細氈匪公才賢惟帝明明自公之出拙於拘攣知有 明詔其直如弦曾不度思與誰周旋三言不疑未塞悃悃非

帝念勲終始曷全河流安安洪水為川道噎奠溢汙來成田惟 帝之畫瘡痂思蠲厥績有緒

帝命是虔公歸不復紆策嗇年屹屹豐碑銘詩不鐫

慎園文集卷第三十一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表

李映碧先生墓表

先生諱清字心水別號映碧先世句容人有諱秀者始渡江徙居興化秀生旭旭生鏜鏜生大學士文定公春芳文定仲子曰茂材以廕仕至太常寺少卿茂材生思誠累官禮部尚書思誠生長祺長祺生子二次先生也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辛未成進士筮仕司理寧波以考最擢刑科給事中先生同日上兩疏一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不當輕

言款禦內寇當勦撫並用不當專言招一言治獄  
不宜置失入而獨罪失出因論尚書劉之鳳不職  
狀尋以天旱復疏言此用刑鍛鍊刻深所致語侵  
尚書甄淑淑遂劾先生把持詔鑄級調浙江布政  
司照磨無何淑敗即家起吏科給事中先生入朝  
疾朝臣日競門戶疏言國家門戶有二北門之鎖  
鑰以三協為門戶陪京之扃鍵以兩淮為門戶置  
此不問而闕堂鬪穴長此安底疏入不報是秋遣  
冊封新昌王崇禎十六年也明年京師陷弘光即  
位南京遷工科都給事中先生見朝政日壞官方  
大亂乃疏言大讎未雪凡乘國難以拜官者義將  
慚慟入地宜亟更前轍以圖光復又憤時議以偏  
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說者謂其病於  
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為豐沛  
則恭皇之舊封也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  
以金陵為長安則高帝之始基也為高帝所全有  
而不有則不足臣深望陛下無忘痛耻以此志為  
中外倡也倘陛下弛於上則諸臣必逸於下先帝  
之深讐將安得而復哉且宋之南渡猶走李成擒  
楊么以靖內制外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於累卵

汀潮南贛並以警聞北有旣毀之室南無可怡之  
堂臣竊爲陛下危之疏上報聞而巳有司始諡愍  
帝爲思宗先生言廟號同於漢後主禪請易之又  
請補諡太子二王及開國靖難並累朝死諫諸臣  
或以爲迂先生歎曰士大夫廉恥喪盡矣不於此  
時顯微闡幽激發忠義之氣更復何望耶先生事  
兩朝凡三居諫職章奏後先數十上並寢閣不行  
尋遷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鎮行甫及杭而南都  
失守乃由間道趨隱松江之六保又渡江寓居高  
郵久乃歸故園杜門不與人事當道屢薦不起凡  
三十有八年而歿先生忠義蓋出天性愍帝之變  
適在揚州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  
必設位以哭嘗曰吾家世受國恩吾以外吏蒙先  
帝簡擢涓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硜硜有死無二蓋  
以此也初師事倪文正公元璐後聞文正殉難又  
號慟者累日晚年著書自娛尤潛心史學爲史論  
若干卷又刪注南北二史編次南渡錄諸忠紀略  
等書藏於家嗚呼先生不幸丁明之季國事巳不  
可爲顧猶大聲疾呼侃侃建白卒未能以一木支  
大廈及滄桑之後匿影林泉僅以勝代逸民老嗚

呼豈不重可悲也哉先生元配陳氏側室吳氏薛氏子三人曰稹曰蘭並太學生曰柟康熙癸丑進士今官左春坊左中允孫男女若干人柟與子有一日之雅自都下走書以先生狀謁文於予予特為節其大略俾表於道庶幾尚論者有以察先生之志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誥贈太

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諡文貞王公合

葬墓表

今太子太傅大學士宛平王公在

世祖皇帝時與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貞公後先入翰林文貞公拜國史院學士太傅公亦遷弘文院學士文貞公之為禮部也太傅公亦以考績加禮部尚書然勲階皆次文貞公下故不得追贈其先世及 誥封父母文貞公之屢得恩典也輒貶封其本生父母至太傅公之加尚書始得以一品誥命贈梁夫人云及

今皇涖政太傅公在中樞文貞公薨後服闋膺爰立之命次年恭遇

太宗皇帝實錄告成以勞晉秩太子太傅然後

覃恩及於四世贈文貞公如其官梁太夫人亦再  
贈一品公既拜命嗚咽屬某曰吾受國異數榮及  
所生顧吾親不得見矣即銘幽之辭已不及備將  
揭石墓道載前人功德表

天子殊恩顧非子文不可敢固以請某惟乙未歲  
以貢入京師拜公階下公一見待以國士指授爲  
文肯要使稍有所聞以至今日者皆公力也敢以  
不敏辭謹按公行狀及墓銘碑文爲記其大略如  
左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任丘自公曾祖諱龍  
始來京師祖諱鏗考陝西叅政加右布政司使諱

愛母張氏二世皆以公贈禮部尚書妣贈一品夫人  
愛無子以兄錦衣衛正千戶諱爵之仲子爲後即  
公也錦衣公及本生嫡母張氏生母焦氏並得賜  
封公七歲喪布政公未幾錦衣公亦歿早孤熒然  
嗣母張夫人督之成立情過已出公事兩夫人曲  
盡孝道年二十六舉鄉試負海內重名爲清流引  
重中崇禎十六年進士甲申三月京師破值焦夫  
人喪給假治葬在外挈家潛奔金陵轉徙吳越間  
久之江南平北還時

世祖廣求文學耆宿以充館選首授公內翰林國

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預修明實錄除秘書院簡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學士詔察明末殉難臣公疏言內外死事者合二十有八人以上皆得贈諡時論以爲允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侍郎戴公明說薦公可大用

世祖違部議特起之其明年以原官兼弘文院侍讀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及太傅公既遷弘文院

世祖臨朝歎爲盛事然以父子不可同列擢公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轉左遂拜禮部尚書明年加

太子太保公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辟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以上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罷祀詔從其言公學問該博尤諳練歷朝典故居禮官多所建白皆折衷古今合於經義時議翕然歸重然公自以父子並列六卿彌存謙退以夙疾請告者再優詔不許會

世祖崩復固請如前十八年冬始得予告康熙三年病良已遂以老乞致仕春秋纔六十三自是徜徉林下者凡十有五年初公值喪亂播遷本無意當世用遭遇



世祖皇帝以文學被知遇時與道會感激思奮然其確乎不可羈紲以富貴之意時時見於言語發於吟咏後堅請至四卒行其志 本朝大臣年未及乞休於

主恩方渥之際進退終始卓然大節如公比者前此所未有也公家食益讀書引掖後進爲文章凡四方人士至都者以不及見公爲耻客至攝齊升堂必下階握手酌醴延款恒至夜分乃散其論文曰爲文必本於道道不出尋常行習之間自世有學道之名此道之所以日弊也又曰學莫要於自得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能行此聖賢之所以幾於得也平生嗜學不倦年七十欲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其爲文雖卮言爛語無非仁義道德嘗爲青箱堂記云階前闢露臺方丈餘歲之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父遺事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誡一偶不至徬徨四顧若有缺然者世傳陳仲弓之家門雍穆公蓋近之至今太傅公秉鈞贊化一本公之家學而推而大之以及於天下則傳所謂施於有政者豈不然歟公元配梁夫人撫治

鄖陽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諱應澤第二女以淑慎佐公成名孝廉常口授論語孝經教其子女公年二十即請置側室廣嗣續其卒時年三十八公哀思之終身不再娶公薨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某日

上聞震悼敕給葬祭如故事謚曰文貞太傅公與其諸弟以十八年四月某日葬公於梁夫人先所窆地畏吾邨之西原後十年而乾學復表其墓道太傅公名熙公冢子丁亥進士見任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三級梁夫人出餘子頤官監生湖廣常德府桃源縣知縣卒次然官監教習見任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次照廕生見任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驛鹽道次燕廕生見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加二級次默歲貢生見任兵部督捕司務孫男十一人長克善廕生江西按察使司僉事分巡驛鹽道次克昌廕生戶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加二級克寬監生次克任庠生克遠庠生克端監生克剛雙鶴蘭蓀穩住存住曾孫男五人長均次增次基次長麟次仲鳳余及公門垂四十年期待良厚再至京師公已薨逝自媿迂踈伉直

與時齟齬茲請告將行撰公墓文深媿無所成就  
辜負知已特書公雅尚及學問得力處以告來者  
庶幾百世以後聞風興起也夫

顧庸菴先生墓表

先生諱樞字所止自號庸菴姓顧氏無錫人故光  
祿少卿贈吏部右侍郎端文公之孫也世系詳吉  
水鄒忠介公所撰端文公誌端文公二子仲孝廉  
菲齋諱與沐娶武進唐氏歷戶部郎終夔州府知  
府是爲先生之父先生年二十平酉舉於鄉時爲  
天啟改元之年朝廷方召用老成諸正人並列於

位先生親端文孫嘗受業高忠憲公忠憲公方在  
朝諸名卿鉅儒若鄒忠介南臯趙忠毅儕鶴李尚  
書修吾孫文介淇澳馮恭定少墟姚文毅現聞繆  
文貞西溪周忠介蓼洲左忠毅滄嶼魏忠節廓園  
十數公非先生之父行則大父行也咸相與引重  
之先生亦自以高才席家世思乘時策名得自展  
其所學旣而不第歸比再上南宮則奄豎擅政清  
流禍興諸君子皆惴惴焉莫必其命鄒趙孫馮諸  
大老旣盡斥未幾忠毅忠節斃於獄明年忠憲正  
命里中文貞忠介又慘死先生大慟曰所謂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使吾祖而在亦必不免際此時會  
吾蹙蹙何所騁乎於是鍵戶誦讀不復言當世事  
每與忠憲子姓過水中居以寄其感慨憑弔之意  
水中居者忠憲被放後所築四面皆水日夕坐卧  
其中賓舊望之而不能即惟先生至輒架小橋渡  
之款語終日故先生惻惻於此不能忘情焉愍帝  
即位貂璫之禍雖熄而國事紛紜枋政者日排擊  
善類甲戌會試烏程相主考先生五策直攻執政  
不少隱諱分校者以首卷薦烏程視之面頸發赤  
亟黜落之時文文肅公亦為同考出謂夔州公曰  
郎君對策名奏議也先生八試不第三中副榜而  
名益重丁丑盧忠烈九台總督諸路兵勦賊既以  
揚編修機部贊畫軍事先生角巾訪之欲薦留先  
生叅其軍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  
立功於外者今武陵秉國加以高奄持憲行間軍  
謀掣肘盧公身為大臣義無所避機部釋文學而  
語韜鈴猶覺非宜況吾書生可褰裳就之哉蓋忠  
烈召對日與武陵語忤遂示意監視高起潛齟齬  
之先生策其必敗謝去已而忠烈果戰歿其時京  
師復被兵逆黨阮大鍼覬以勤王復職號召徒衆

先生從弟子方與諸名士馳公檄逐之以先生望重欲首署其名先生謂無益徒生禍端固執不可後大鉞得志遂起大獄殺周儀部仲馭而子方與其友黃太冲吳次尾楊維斗沈崑銅緹騎逮問先生以居後獨得免鼎革後遂隱居不出東南數起大獄亦無有以先生爲口實者先生學本程朱以無欲主敬爲宗嘗曰聖門之學必先求仁求仁莫如敬又曰周子之無欲程朱之居敬窮理三者皆學之要也而無欲二字足以括之居敬是遏絕其欲心之萌窮理是抉其欲心之伏内外交養之功四賢一轍至張子以禮爲學乃居敬窮理確有憑據處學者善法五子其庶幾乎又言讀書是格物之一事以窮理也即主敬之一事以存心也不然即是玩物喪志論明儒曰文清讀書錄言性字親切胡敬齋居業錄言敬字親切聖學嫡傳也六經無悟字悟字出內典而諸儒據爲傳習竊所未喻其所得如此嘗做近思錄集端文所著十書爲語要又集忠憲語要抄朱子以下及薛敬軒曹月川胡敬齋羅整菴蔡虛齋魏莊渠諸先生語名悅心錄嘗夜讀頭上巾爲燈燼其一角久之不知也所

著述有隱居錄蒙言隋筆東林列傳明盛編十二代詩刪八家詩刪史蒼文蒼多散佚不存今所刻者易蒙西疇日抄諸書先生生於萬曆壬寅卒於康熙戊申以子貞觀貴封徵仕郎內秘書院中書舍人加一級元配王氏韶州知府儉齋公女儉齋即端文壻也孺人賢淑早逝生卒詳華吏部所撰葬志贈孺人繼配王氏光祿卿翼菴公孫女太學振翼公女通曉書史婉靜溫恭執笄之初念尊嫜不勝勞勩一切家政躬任之撫前母之女及側室子如已出歲大祲或棄嬰孺於道輒命女奚收育常佐先生賙五宗賑餒者未嘗操竒贏量力而後施里黨咸稱母德生於萬曆癸丑卒於康熙辛酉封太孺人子三人長景文邑庠生次廷文太學生爲仲氏後次即貞觀丙午舉人內國史院典籍加一級女二一適侯晉一適文學華瞻祖孫男九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一曾孫女三余童子時讀端文書心嚮往之先伯父中允公爲先生同年素知先生行義旣與典籍君交善先生尚無恙屢欲造先生之廬與上下其議論以宦遊弗果今因典籍君之請而書先生隧道聊以終吾嚮往之志也先生事

三百五十八  
親以孝睦族以仁有所行擇地而蹈與人言恂恂  
如不出諸口皆有可傳而吾獨書黨事梗概出處  
學問之大者亦史氏之職云爾

### 塔銘

#### 丹霞澹歸釋禪師塔銘

澹歸禪師曰今釋者前進士金道隱也國亡爲僧  
事嶺南天然和尚受衣鉢創建丹霞別傳寺已度  
嶺來吳請藏經居平湖陸氏園亭病卒弟子奉其  
骨歸塔於丹霞越數年其同門辨禪師撰行狀命  
侍者某遠來乞銘於予予昔以癸卯年遊嶺南遇

師廣州朝夕談論甚歡比來吳門又顧予花谿草  
堂方欲與友人謀止師以佚其老師不辭而去已  
聞遷化於平湖今辨公以狀乞銘其敢有辭按狀  
今釋字澹歸杭州仁和人姓金氏原名堡字道隱  
舉明崇禎庚辰進士授山東臨清知州未一年坐  
催科不及格罷歸大兵入杭奔閩上疏陳恢復大  
計語侵鄭氏特授禮科給事中以服未闋不拜奉  
紹聯絡魯藩鄭氏陰令江東帥方國安計殺之江  
東人亦羣指爲奸細賴同年御史陳朱明力爭之  
得免還閩鄭氏益不能容以終喪請許之因避去

楚南辰沅間戊子江楚兩粵兵起復迎桂王駐肇慶府道隱入見補授兵科論事益切直同時有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皆與道隱合而錦衣李元循方用事尊信道隱等言得行故遂有五虎之目庚寅春大兵進粵桂王移駐梧州一時銜五人者倉卒於舟次合疏請誅坐以贓罪會元循留守肇慶失援遂收道隱等下詔獄欲致之死拷訊無所得乃予廷杖意在獨斃道隱也故杖傷尤重卒不死謹戍清浪衛道阻不得赴留寓桂林茅坪菴桂林破遂薙髮爲僧壬寅下廣州叅雷峰天然是和尚受具戒執役盥頭者一年天然欲隱匡山師奉命乞食江南回充棲賢記室已返雷峰供職如故又居東官戴菴前後十載壬寅創興丹霞寺充監院師側足戎馬間屢瀕危殆經營五載寺甫成乃迎天然於雷峰居之日與師友嘯傲山水一日入室次言下豁然有省明年乃授記甲寅天然赴歸宗命師主丹霞席領衆未幾復以請藏出嶺事畢擬還棲賢而病遽作平湖陸孝山使君留寓別業遂不起臨終遍發嶺內外手書及諸遺念屬侍者投骨灰於江流舉筆書偈端坐而逝時庚申八月



九日也侍僧奉骨回匡山丹霞建塔於海螺巖距入滅已九載矣師生於萬曆甲寅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著有徧行堂前後集行世其未脫白時有嶺海焚餘集辨公狀如此予聞學佛者以能了生死爲大事畢即吾聖人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莊子述聖人之言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不求生不知生死所悅惡非真了者而能之乎世傳澹公居官抗直敢言人爭欲殺之不少變吾未之深悉獨見其上定南平南兩王書而知其夸然生死之間也定南

破桂林殺瞿留守式耜張侍郎同敞橫屍衢市師時雖出世仍前朝舊人慨然請爲收葬其書自敘歷履與兩公交情略無隱諱引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明太祖之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旣葬而復祠之元世祖之祭文天祥伯顏恤汪立信之家持之有據而言之成理又言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勲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

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為兩公殮訪其鄉人令歸葬故里不則亦許山僧收領擇便藁葬夫以亡國孤臣得免揆求為幸乃干冒威嚴不避鼎鑊視鄙夫貪生怖死者何如耶其上平南書則云前所編次元功垂範一書遵奉記室所授稿本於明稱偽於明兵稱賊初謂奏報相沿未曾改正竊念明滅元而修元史不以元為偽不以元兵為賊元滅宋而修宋史不以宋為偽不以宋兵為賊明末君臣播遷亦自延其祖宗一綫之脉而清朝承明正統驅李自成為明雪恨於明本非寇讎今書稱李自成為偽為賊稱明亦為偽為賊略無分別恐於理體有乖請發回原書改正詞嚴義正卒允其請師所言可否之間利害存焉能無奪於利害即無奪於生死吾謂師能夸然於生死之間非謬諛也則以師學佛為能了生死又何疑焉師為文大略本莊子自言小時每作文不為題所縛故能發昔人未發之理道昔人未道之言於禪家機鋒特近詩篇口占恒十數首好用古事聲采絢偉諸方謂覺範洪文字禪憨山清夢遊集皆弗及也乾學不通佛理惟據所知証以辨公狀輒次序其說而為之

成為偽為賊稱明亦為偽為賊略無分別恐於理體有乖請發回原書改正詞嚴義正卒允其請師所言可否之間利害存焉能無奪於利害即無奪於生死吾謂師能夸然於生死之間非謬諛也則以師學佛為能了生死又何疑焉師為文大略本莊子自言小時每作文不為題所縛故能發昔人未發之理道昔人未道之言於禪家機鋒特近詩篇口占恒十數首好用古事聲采絢偉諸方謂覺範洪文字禪憨山清夢遊集皆弗及也乾學不通佛理惟據所知証以辨公狀輒次序其說而為之

二五八十八  
銘其詞曰

有浙巨儒名列朝著從亡捐家盡言逢怒蒼梧播  
遷嚴譴遠戍天命旣改以緇易素故吾何有隨衆  
作務雷峰豎幢丹霞建鼓東度請藏歸我吳土遺  
骨南返海螺漚聚作斯銘章增我嘔慕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二

